



『癮私門』

安娜芳芳
大卫

著
Anna Fangfang
David

『癮私門』

安娜芳芳
大卫
著 Anna Fangfang
David

重慶出版集團 © 重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“瘾”私门 / 安娜芳芳, 大卫著. --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229-05017-7

I. ①瘾… II. ①安… ②大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0223号

“瘾”私门

YIN SI MEN

安娜芳芳 大卫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何 晶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弗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222千

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017-7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人希望被爱，若没有，那么被崇拜。没有被崇拜，那么被畏惧，没有被畏惧，那么被仇恨和蔑视。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情，灵魂害怕真空，不顾一切代价，它向往接触。

——《格拉斯医生》 [瑞典]雅尔玛尔·瑟德尔贝里

第一章

再过几天就是2008年的圣诞节了。

在上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，一所名叫“逸园”的老式花园洋房里，美国西岸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大中华区的精英年会正在热烈进行中。

西岸化工是全美最大的三家化工企业之一，在全球亦能排到前五名之内，是极具实力和规模的跨国企业。早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，西岸化工美国总部就决策进入中国市场，在深圳建立办事处和分公司。近三十年来，西岸化工在中国境内先后成立了二十多家独资和合资企业，大中华区的总部则选址上海，下辖中国公司在金山的老化工基地建有大片合作厂区，又在淮海路的核心商圈租用了最顶级商务楼里的好几层楼面办公。

有意思的是，西岸化工大中华区总部的办公地点并未设在任何一座现代商务楼中，而是租用了一栋位于原法租界内的旧上海老洋房。

今天晚上是孟飞扬头一次来到“逸园”，却不是受邀参加年会，而是陪同自己所在的伊藤株式会社的日本老板——攸川康介来求人帮忙的。

攸川康介被西岸化工的塑料产品部总监张乃驰请进二楼办公室，孟飞扬知道他们的会晤不可能很快结束，便独自下楼走走。老洋房的底楼大厅特别高阔，淡香的空气清爽流动，此时挤满了参加年会的来宾，却没有丝毫气闷的感觉。墙壁、地面和天花板一律由雪白的大理石铺就，纤尘不染，几乎能予人圣洁之感。晚会的灯光极为考究，错落交织的淡金色光晕将现场渲染得如同一场温暖的绮梦。

孟飞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考较，立刻暗暗得出结论——对一家从事商

业活动的公司来讲，这个空间绝对至美而无用。正如他从“逸园”的院门走到主楼建筑时，需要穿过的那片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大的草坪，坦然横陈在上海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区，仿佛只为维护草坪中央一棵掉光了叶子、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丁香树。

如此奢侈，实在令人惊叹。

“咦？你怎么站在这里？从这个角度什么都看不见啊。”

孟飞扬一惊，意识到身旁有人在向自己问话。他扭过头去，一张妆容精致的面孔落入视线，无边框的眼镜上反光灼灼，薄薄红唇从两头翘起，弧度恰到好处。

“我……呃，前面站满了。”其实孟飞扬是特意找了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藏身，他心事重重，本没有凑热闹的兴致。现在抬头一看，眼前果然被楼梯挡得严严实实。

红唇的小舟轻轻一荡，她向孟飞扬招招手：“来，跟我来。”

女人带着孟飞扬在人群中穿梭，七拐八弯，好一阵眼花缭乱，她突然停下：“唔，这里看得很清楚……你是第一次参加精英年会吧？”

“是。你呢？”

“我是西岸化工的……”她转过脸来对孟飞扬说，“Maggie，西岸化工大中华区的人事总监。”

“哦，幸会。我叫孟飞扬，伊藤株式会社的。”孟飞扬有些尴尬，这位Maggie身上的香水味很浓烈，他止不住地想打喷嚏，只好把头转向前方，尽可能避开那股香气。

Maggie又开口了，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？你指什么？”

也许是感到孟飞扬反应迟钝，Maggie轻轻哼了一声：“他的演讲啊，我们的李威连总裁——William Lee。”

到这时孟飞扬才注意到，前方不远处的柔金色光环中，一个男人正在用英语侃侃而谈。

“哦，应该很不错吧。”

她眯起眼睛重复：“应该很不错？”语调在末尾不经意地上扬，极富礼仪的反问和香气一起抛过来，孟飞扬连忙抬手揉了揉鼻子：“我学的是日语，英语很一般，看看文档、写写邮件还行，听这样的演讲嘛……就不太行了。不过我看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，所以应该很不错。”

Maggie盯着孟飞扬瞧了瞧，随即露齿而笑：“你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。William的演说向来为人称道，尤其是他的英语演讲，不仅充满真知灼见，而且语言精致优美，是非常难得能听到的高雅文辞。你看，今天的来宾以中国人为主，可是很多都专程来听他的英文演讲。”

她的语调中充满难掩的骄傲，她的容貌原本精巧有余，却不够生动，这时也在真情洋溢中焕发出可爱的感染力。

孟飞扬没有答腔，拼命夸耀老板的下属他见过很多，有假意吹捧的，也有盲目崇拜的，这位Maggie的溢美之词即便出于真心，也不足为奇。但她成功地引起了孟飞扬对那位演讲中的总裁的兴趣。

认真观察后的第一印象差点儿让孟飞扬脱口发问：“你们的总裁是老外吗？”李威连总裁有一张轮廓分明、肤色洁净的面孔，很容易使人误会为乌眸黑发的白种人，尤其是高昂的眉宇和清朗的双颊，是中国男人的相貌中极罕见的。更为奇妙的是，这张脸的线条在刚硬中蕴含柔和，正是这种东方式的温文感帮助孟飞扬及时纠正了错觉。

李威连的微笑从容不迫，演讲时情绪饱满而热忱适度，体现了强大的掌控力，从而也泄漏了他的实际年龄——虽然外表看去不到四十岁，但如此自信自持需要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的堆积，他应该已届中年。笑容冲淡了面貌中天生的冷峻，完全能够想象得到，他严肃时会如何令人敬畏，不过现场气氛很好，来宾们时时欢笑鼓掌，可以猜出李总裁的妙语连珠。

李威连总裁的魅力相当显著，又与孟飞扬见识过的其他商界精英很不相同。他的笑容平淡，不虚伪、不讨好、不自满，也没有夸张的激昂。处于被瞩目的中心，他丝毫没有失去平衡感，这使他显得卓尔不群，也暴露出个性中的清高。

“你以前没见过William吗？”

孟飞扬猛醒到，旁边这位西岸化工的人事总监Maggie一直在仔细观察

自己。

“是，今天是头一次。”孟飞扬承认。红唇小舟仿佛驶入漩涡，微笑停滞在脸上。孟飞扬连忙加了一句：“李威连总裁的声名在对华化工贸易圈子里如雷贯耳，我虽然一直没机会见到真人，传说也听了不少。”

这番发自内心的客套并没让Maggie满意，职业化的笑容已经稀薄得遮不住满脸狐疑：“精英年会邀请的都是西岸化工大中华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客户，你怎么会没见过William呢？”

她的语气让孟飞扬深感自己犯了错，可究竟是错在未经邀请擅自闯入呢，还是错在到了人家的地盘上居然不识真神？孟飞扬有些想不明白。

“嗯，你刚才说伊藤株式会社……今晚的客人名单里似乎没有这家公司？还是我记错了？”

孟飞扬决定不叫Maggie继续为难：“我是陪我的老板攸川康介先生来的，他并没受邀参加年会，只是与贵公司的张乃驰总监有约，今晚过来谈些事情。他们十分钟前进了二楼办公室，我就下楼来随便走走。”

不等Maggie答话，他往二楼的方向指了指：“老板们估计快谈完了。对不起，少陪。”

“哎，马上要在花园里放焰火，先去看焰火吧。”

孟飞扬对背后飘来的话音置之不理，急匆匆走向乳白色大理石的旋转楼梯。刚跨了几级台阶，大厅里传来噼里啪啦的鼓掌声，李威连改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招呼众人去花园观赏焰火表演。孟飞扬停住脚步，探头向楼梯下望了望，正瞧见Maggie满脸热切地望向前方，如同小女孩般直白的崇拜之色好似绯靡的火焰，点燃她的双颊。

随着她的目光，孟飞扬看见李威连独自站在金色的灯光中央。来宾开始往门口散去，李威连并未领头前行，而是沉默地伫立在众人背后，像是守候，又像是送别。孟飞扬居高临下，只觉大厅被骤然分成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熙熙攘攘骚动的人群，另一部分则是完全隔绝在光环中的沉静身影，宛如一位身披金缕的孤漠君王。

孟飞扬转身向上，其实华宴、君王和女粉丝均与他无关，他只期待攸

川老板赶紧谈完。此时，孟飞扬的女朋友——戴希正在“逸园”附近的咖啡馆里等着孟飞扬，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如果不是为了陪攸川来“逸园”，现在孟飞扬应该在为心爱的女孩庆生呢。寒潮来袭，今晚异常寒冷，而且看起来马上就要下雪，孟飞扬真不愿意让戴希再等下去了……

大理石楼梯上铺着深灰色的羊毛地毯，质地高贵得让人不忍心践踏。孟飞扬记得刚才张乃驰领着攸川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应该就是正对楼梯的这间吧。

乳白色的房门紧闭着，孟飞扬在门前犹豫，突然听见一声含糊不清的呼号从屋内传来，好像濒临绝境的野兽发出的哀鸣。他吓了一跳，赶紧跨步凑到门前，再想仔细听听，楼下响起了爵士风格的钢琴曲，和着宾客们的谈笑，紧闭的房门里又似乎变得寂寂无声了。孟飞扬的鬓角有点冒汗，他举起手刚要敲门，门打开了。

“唔，是飞扬啊？有事吗？”

开门的正是西岸化工的塑料产品部门总监张乃驰，他笑容可掬地向孟飞扬问话，还亲切地眨了眨眼睛。张乃驰主持的塑料产品部和伊藤株式会社的生意往来比较多，并且他和攸川康介本人似乎也有些私交，因此孟飞扬曾见过他好几次。在孟飞扬的印象中，张乃驰是“力图让所有人喜欢的”那种人，他的心思细腻，很能照顾他人的感受，与人相处时从不吝啬溢美之词。就连他那张和港星张国荣酷似的脸也令人尤其是女人平添几分好感。可惜他虽有一副好相貌，气质却太过阴柔，有点儿“娘娘腔”，以至于张乃驰是同性恋的流言飞语传得沸沸扬扬。

“哦，张总，我来看看你和攸川君谈完了吗，李总的讲话刚刚结束……”

张乃驰打断了孟飞扬的话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谈完了，正好谈完。呵呵，花园里马上就要放焰火了吧？”他轻捷地从孟飞扬的旁边闪身出屋，一边还兴致勃勃地招呼，“走，一起去看看。老洋房花园里的焰火，可是难得一见的哦。”

孟飞扬朝屋内看去，攸川康介肥胖的背影埋陷在皮沙发里，一动不动。他随口答应着：“马上去，您先请。”随即迈步进了办公室。攸川

面朝办公桌而坐，背冲着门口，孟飞扬在他身后叫了两声，没有应答，只好转到他的前方。

这是一张濒死之人才有的脸。通红的双眼嵌在惨白的面庞上，汗珠从光秃的额头不停淌下，原来肥厚的面颊全部松垮下来，好像整张面皮虚挂在脸上，随时都要脱落似的。孟飞扬大吃一惊，连忙躬身轻唤：“攸川君，攸川君！”

一连叫了好几声，攸川康介才费力地抬起眼皮，看了看孟飞扬。

“唔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他的声音虚无飘渺，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。

“我……”不是你要我来陪你的吗？！但孟飞扬没有这样说，只是问，“攸川君，你和张总谈得怎么样？他肯帮忙吗？”

“张总？帮忙？……”攸川康介喃喃着，突然间双手抱头，从喉咙挤出一声呜咽，好似承受着锯齿锉骨般的痛楚，“完了，全完了，他……这一切全都是他……”

“什么？什么全完了？”孟飞扬的手心完全汗湿了，紧张得连连追问，“攸川君，您说什么？什么他？”

攸川康介终于抬起头来：“你走吧，快走吧。快离开这里。”

“可是……攸川君，你没事吧？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”

“我没事，没事。”攸川康介扭动嘴唇，露出堪称狰狞的笑容，“乃驰答应送我回酒店。”

孟飞扬迟疑了一下：“那……好吧。”他向外走了两步，又转回去，从口袋里掏出封特快专递，“差点儿忘了，这是日本来的特快专递，今天中午刚送到公司，我就给您带过来了。”

攸川康介直勾勾地瞪着孟飞扬，好像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孟飞扬等了好一会儿，攸川康介才将特快专递接过去，手抖得几乎托不住封套，然后虚弱地嘟囔了一句：“走吧……”

二楼的左侧有个大露台，花园里的焰火表演已经开始了，露台边的落地长窗上映出五彩斑斓的图景，伴随着轰鸣和尖啸，仿佛只要推开窗户，就能见到战火纷飞的战场。孟飞扬走上露台，攸川康介的样子令他很担

心，因此他打算稍等会儿再去看看，确认没事以后再离开。

孟飞扬就职的伊藤株式会社，是一家以化工产品为主的日本贸易公司，公司老板攸川康介是个中国通，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和中国做生意。孟飞扬三年前跳槽到伊藤，攸川老板对他颇为器重，很快就把他提拔到了华东业务负责人的位置上。孟飞扬干得兢兢业业，业绩十分出色，攸川康介信赖之下，更是逐渐把中国绝大部分的业务都交给孟飞扬打理。

可就在临近今年年底的时候，伊藤的一桩大业务出了问题。一个星期前，攸川康介从日本赶赴北京，似要为此项大单亲身一搏。不过在孟飞扬看来，这个年逾六旬的日本人显得力不从心：始终灰白的脸色、时常前言不搭后语；稍微多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、手脚颤抖不停，还不时咳得前仰后合，搞得孟飞扬跟在旁边紧张兮兮，老是担心他会突然不支倒下。

其实，这笔供给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——中晟石化的生意一直是攸川康介独自处理的，直到大批货物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口上船发运，孟飞扬才得到攸川的通知，当时他就感到费解甚至隐隐的不快。但后来这笔交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孟飞扬还是按照攸川的指示竭尽全力地操办补救，以至于连女朋友戴希出国留学三年后第一次回沪，都只能在机场接到她后又立即出差，去北京与中晟石化总部接洽，以及和相关银行打通关节，可惜全都劳而无功。

因为西岸化工和中晟石化的关系相当深入，今天攸川康介突然提出要找西岸化工的张乃驰总监帮忙，还让孟飞扬陪他来姑且一试。万万没想到，谈话结束后攸川康介会是这么个可怕的模样。孟飞扬摸不着头脑——他们到底怎么谈的啊？

从二楼的露台往下看，大草坪上已经站满了翘首观赏的宾客，不知何时下起的大雪漫天飘舞，一束束焰火升入半空，在白色雪雾中瞬间绽放，随即又落英缤纷，硝烟弥久不散，给半白的夜增添了一股硫磺火气。人群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好一阵才安静下来。

孟飞扬想给戴希打个电话，掏出手机一瞧，没有信号。正在懊恼，露台之下飘来轻言细语，不可阻挡地钻入耳窝。

“William！你现在就要走吗？年会还没结束呢。”

“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后面的程序由你们来执行。”

“可是William，来宾们都希望你多聊聊的……”

“你们知道该如何处理。精英年会这个说法不就是你提出的吗，Maggie？”

“……William，我请示过你。”

“是啊，可笑的提法。不过今天看来效果不错，来宾们很喜欢被称为精英。Maggie，干得不错，所以还是由你继续招待他们吧——可爱的精英们。”

“……Richard今晚一直在和日本人谈话，你知道是什么事吗？”

“塑料产品部的事情由Richard全权负责，既然你这样好奇，可以直接去问他。”

“可你……再等一会儿走吧，雪下得好大。”

“我现在必须走。”

“William，你、你又要去那个地方吗？就是从边门过去的……”

“你在监视我？”

“不！我只是偶然看见……要不让司机开车送你吧？步行会冷的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最后这句话沉着地关闭了隐秘之门，整晚在“逸园”里所感受到的不自在达到顶峰——此地不宜再留，孟飞扬决定马上离开。

最后几束焰火啸叫着升上夜空，在白色的雪雾中砰然炸开，又徐徐湮灭。户内灯光骤灭，有人在喊：“焰火结束了，大家去前厅，最后一个节目是Richard亲自为大家演奏钢琴曲！”孟飞扬瞥了眼手表，已经过了十点，他看看变得漆黑一片的室内，微微觉得诧异，即使灭了大灯创造气氛，刚才自己离开办公室时，记得并没有关门，怎么没有灯光从那里透出？难道攸川康介已经离开了？一楼大厅里面点起星星亮亮的烛火，宾客们三三两两从室外返回，孟飞扬靠近栏杆借着从楼下传来的微光前行，很快摸到了张乃驰的办公室外。

他举手一推，房门就开了。里面一样黑暗，只有窗上透进雪夜特有的

灰色。孟飞扬竭力朝内张望，办公桌前的皮椅上已经看不见人影，看样子确实离开了……他松了口气，刚一转眼却发现靠近右侧门边的墙下横躺着一个人！孟飞扬的心狂跳起来，那个人形分明就是攸川，他肥胖的身躯和在一片漆黑中银闪闪的西装孟飞扬再熟悉不过。

孟飞扬本能地伸手到墙上，摸到开关接连按了好几下，灯没有亮。他咽了口唾沫，低低喊了几声：“攸川君！攸川君！”耳边只有楼下传来的鼓掌声，好像表演要开始了。孟飞扬往前跨了一步，脚下“咔嚓”声响，一只破损的酒瓶从他的脚边滚到门前。他惊惧地缩回脚，依稀看到地毯上长出深浅不一的瘢痕……孟飞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深吸口气，快步跑向栏杆，冲着楼下的大厅高喊一声：“出事了，快开灯！”

楼下大厅里，身穿全套黑色燕尾服的张乃驰正端坐到钢琴前，他微笑着掀起琴盖，头顶上猛然响起的喊叫声吓了所有的人一大跳。大家齐齐望向二楼，还没看清楚扑在栏杆上挥舞着双手的孟飞扬，钢琴前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叫，人们再次齐刷刷地把惊恐的目光投到前方，荧荧的烛火跳动在张乃驰的脸上，这张出名英俊的面孔扭曲得完全变了形，他像见了鬼似的直盯着掀起的琴盖。站在最前排的人们发现，黑白相间的琴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着可怖的光芒。

片刻令人窒息的寂静之后，琴凳轰然倒地。张乃驰全身颤抖，倒退着爆发出新的嘶喊：“是他！就是他！他想害死我！！一定是他！！！”

十点刚过，与“逸园”仅一街之隔的咖啡馆——“双妹1919”里的客人就已经走光了，整间店堂里只剩下戴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其他桌上的蜡烛熄灭以后，本就昏暗的空间更显得阴森晦涩。

戴希第N次拨了孟飞扬的手机号，录音回复从最初的“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”变成“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”。戴希攥牢手机，听到自己的牙齿在打战，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。可窗外连一丝光亮都见不到，她将脸紧靠在冰凉的窗玻璃上，密集的雪编织成大网，寂寂无声地等待着猎物投怀——这时候出去是绝对叫不到出租车的。

现在戴希感到后悔极了，其实自己今天根本就不该来等孟飞扬——他

究竟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还不来？！

孟飞扬中午才从北京出差回来，晚上又要陪日本老板参加合作方的新年年会，本来他想等晚上忙完后就去戴希的住处，可她非要过来等他。于是孟飞扬才想了这么个地点，就因为“双妹1919”离他参加年会的西岸化工的总部不远。

“双妹1919”是上海一处颇有名气的怀旧主题咖啡馆，创办十年来始终是时尚杂志上津津乐道的怀旧符号。咖啡馆的生意很好，戴希三小时前刚到的时候，就只有垂纱落地的窗下还剩一张空桌了。

孟飞扬发来短信，说日本老板情况不佳，自己一时无法脱身，让戴希自己先吃些东西。戴希虽然百般不情愿，也只好在那唯一的空桌前坐下。她环顾四周，光线黯淡的户内满座，只有一名黑衣服的店员在其间忙碌，根本无暇朝她看上一眼。漆黑的护墙板从天花板一直延伸至地面，满满地装饰着殖民时期上海的标志物品：唱片封套、报纸影印件、黑白炭精画上的女明星看起来比老照片里更加眉目生动。

正对着戴希的这面墙上是一连三幅的月份牌，她百无聊赖地念起那个年代的商品广告：阴丹士林布、美丽牌香烟、双妹雪花膏。双妹雪花膏——画面上两个搔首弄姿脸蛋绯红的民国女人容貌和服饰都一模一样，那么说“双妹1919”的双妹就是指这个咯？

戴希觉得饥寒交迫，还是像孟飞扬说的，先吃点东西吧……可是，桌上居然找不到菜单！她不满地抬起头，刚想招呼店员，却发现桌前站了个身穿旗袍的女人。

深赭色旗袍竖领上是一张中年妇女的脸孔，她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戴希，好像在审视一只误闯家院的小野猫：“这张桌子有预订，你不能坐。”

“哦，我……不知道，对不起。”戴希局促地弓起身，又坐下了，“可是刚才一直没人对我说啊，而且旁边都没空位了。”

“那你也不能坐这个座位。”中年女人的语气生硬极了。戴希朝窗外瞥了一眼，玻璃底色更黑了，还隐隐地泛起白光，是不是已经开始下雪了？戴希感到心情烦躁，突然就赌起气来：“你是谁？人家店里的都没说

什么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坐？我就要坐这……”

“小姐，这个座位确实有预订。这位是我们的老板娘。”满脸慌乱的店员出现了，声音压得低低的。中年女人把双手往胸前一拢，颐指气使地申斥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还要我来管这种事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今晚这个座位必须空出来！”

戴希有点儿坐不住了，恰好旁边一桌客人起身离店，玻璃门开合之间风卷冰花，整间屋子都被寒气扫荡了一遍。“下雪了啊！”惊叹声零落入耳，戴希站起来：“我换那桌吧，给我菜单。”

“小姐，这里的晚餐已经结束了。”

戴希瞪着老板娘比冰霜还冷的脸，咬了咬嘴唇，一屁股又坐回去：“我要咖啡，咖啡你们总有吧？除非你告诉我现在就关门！”

“唔？我这里十一点关门。”老板娘的脸上扳出乖张的神色，愈加显得老气横秋，“不过小姐，今天晚上降温，外面已经飘雪花了。你看看人家都在埋单，咖啡嘛我劝你就不要喝了，早点走，省得晚了打不到车。”

早走？可我要等人啊，而且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！这一刻戴希简直恨透了孟飞扬，她故作姿态地昂起头：“我就在这里喝咖啡，晚了有人来接我。”在桌子底下踢了踢穿着高筒皮靴的双腿，戴希加了一句：“他就在后面那条街上的‘逸园’开会呢，否则我也不在这儿等！”

“你说‘逸园’？！”

“嗯？”戴希不解地瞅瞅老板娘忽然变得煞白的脸色。

“‘逸园’？……原来是这样，很好。”老板娘嘟囔着扭身就走，又从牙缝里挤出句话来，“那你就坐这个座位吧，算是给你留的。”

戴希一头雾水，倒也不好再挪动了。

“小姐，您的咖啡。”

店员放下咖啡杯，立即闪身逃走。戴希啜了一小口，竟是难得一品的上好咖啡，醇香的味道刚刚在齿颊间弥漫开，端杯的手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。

难以言说的不安令戴希的心微微发紧，她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有些慌张

地拨了孟飞扬的号码。“嘟，嘟，嘟……”一连拨了几个都是无人接听。

……漫长的三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，戴希从高朋满座等到一室凄凉。她一直在故作镇定地小口啜饮着咖啡，可是再小口这杯咖啡也终于喝光了。她想再要一杯，扬手招呼时，黑衣店员踪影全无，回应她的只有旧式留声机里的老唱片循环往复，单调的歌声让她全身发凉，大半个世纪前的青春和爱情已如烟而逝，再难追回……

“小姐，这张台子有预订，能不能请你换一张？”

怒火腾地冲上头顶，就算戴希平时是个很好脾气的姑娘，也几乎嚷起来：“有预订有预订，不是你们老板娘自己让我坐的嘛！这里马上就要关门了，哪个预订的还会来？！除非是鬼吧！”

更多的抱怨被生生咽了回去，戴希张口结舌地看着面前站着的女人，宝蓝色的旗袍上一张端秀的脸，黯淡光线柔化了岁月的痕迹，使年龄感不再那么触目。她看着戴希的眼神有些惊讶也有些不解：“小姐，你这是？……呃，这张座确实有人订了，他马上就会过来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才让她在这里等！阿姐，你就别操这份多余的心了，我全都安排好了，保证让他满意！”深赭色的旗袍如鬼魅悄现，一刹那戴希有点儿头晕目眩，在她面前并排着两张相同的脸孔，以及全无二致的身材，却散发着迥然相异的气息：一个温顺、一个乖戾。

哦，双妹……戴希把目光转向对面墙上的月份牌，原来是这样！

“文忻，你说的什么呀？怎么叫安排好了？”

“阿姐，你又糊涂了？还不是老一套？这小姑娘老早就来这里，等到现在了！”

“不，不可能的。他说好今天专门来看我、我们……”

“呸！你少扯上我！是你在等他来看你，可惜他还是玩的老一套，哄哄你开心罢了。你打扮得这么漂亮干什么？再打扮也是四十多岁的老女人了，怎么比得过人家？！”

“我不相信，他不会骗我的。”

“不相信，那好。”赭色旗袍的女人冲戴希阴惨惨地一笑，“小姐，

你是在等‘逸园’里的人吧？”

“我，是啊……可是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”戴希彻底糊涂了。

“有，当然有！他每次都是这样，约上一个女人到这里来，我们姐妹就做老妈子，伺候吃伺候喝，还要伺候那种事儿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

一个男人的声音。顷刻间，双胞胎姐妹敛息凝神，一起向那人转过身去。他的头发和黑色大衣上都粘了一层雪花，如同白雪勾勒的影子般诞生于墨黑的店堂深处。他径直走到戴希面前，面无表情地朝戴希点了点头：

“小姐，请问你在等‘逸园’里的什么人？我刚从那里过来，也许可以帮忙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戴希思考乏力，因为她能肯定这男人不是从店门进入的，此情此景怪异到了让她只想赶紧脱身，于是她坦白地说，“我在等我的朋友，他叫孟飞扬，是去那里参加西岸化工公司的年会的。”

双胞胎姐妹在旁边发出轻轻的吁气声，此起彼伏。那男人却皱起眉头：“孟飞扬？年会的邀请函都由我亲自签名，我不记得邀请过这么一个人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戴希急得脸通红，她哆哆嗦嗦地抓起手机，“我、我就给他打电话。”手机适逢其时地铃声大作，是陌生的电话号码。戴希犹豫着接起来：“喂？啊，飞扬！你、你到底在哪里？在干什么？你……”她的眼睛湿润了，这整个夜晚的委屈就要喷涌而出。

“小希，小希！你别着急，你先听我说，我还在‘逸园’，这里手机信号很差，我用的是固定电话。小希，告诉你出大事了，攸川康介死了！”

戴希觉得，自己已纯然置身于恐怖片的场景中了。

店堂里又响起另一种手机铃声，那个男人走到一边，声音压得很低接电话。

双胞胎姐妹愣愣地站在原地，面面相觑没了主意。很快，男人讲完了电话，他重新走到戴希桌前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原来孟飞扬是陪伊藤株式